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

總理誕辰紀念宣傳叢刊之一

總理傳略

卅年表

南昌各界慶祝總理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宣傳部編印

總理誕辰紀念宣傳叢刊之一

非賣品

編者

李樹

出版者

南昌各界慶祝總理誕辰紀念籌備委員會宣傳部出版

印刷者

南昌鼎記印刷所

民國十八年十一月

卷首幾句話

自然，總理的生平事業，只有叫人景慕；叫人佩服；叫人五體投地的思仰不置：

更不用說，總理的革命歷史，是世界人類解放的一頁；尤其是中國民族無上光榮的寶冊！

在歡欣偉壯的今天——總理六十四週誕辰——聽見的，是三民主義的謳歌；看到的，是青天白日旗的飄揚，踏上去吧！總理在招引廣大的人們向光明的大道走。

這本小冊，在倉促的數天內付印，加以參攷書籍不全，自不免燕陋之病，然而；本黨同志及革命民衆若手此一卷，亦能深悉總理畢生偉績的梗概，作者不顧荒促而編印本書的意義便在乎此。

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李樹基誌於省宣傳部

中山先生傳略目次

一 卷首幾句話

二 中山先生傳略

三 中山先生年表

中山先生傳略

先生諱文，字逸仙（原字德明），外人通以逸仙稱先生。後因逃亡日本，冒姓中山樵，今遂通稱爲中山。一八六六即清同治五年丙寅十月初六日寅時（今定陽歷十一月十二日爲先生生日），生於廣東香山縣（今改中山以紀念先生）翠亨鄉。父道川，母楊氏；家世業農，舉三男二女，長眉字德彰，次早逝，先生其季也。先生生而穎悟，幼讀書鄉塾，進步逾常人，曾以不願盲讀不解忤塾師。家貧，故尙在髫齡，卽助理耕作。幼時抱負遠大，聞鄉人談洪楊故事，卽以洪秀全第二自任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

年十三（一八七九），隨長兄赴檀香山，入教會學校，越三年畢業，成績冠全校。夏威夷王親頒獎品。繼又入聖路易學校，夏威夷大學。

一八八四（甲申），德彰先生以先生在檀久，恐沾染外國風氣太深，遣之歸國。豈知先生久睹外國政治清明，改造之志願已堅，不能加以遏止矣。船將抵香山時，關吏搜檢行裝至四次之多，先生起而與之辯爭，改革之念至此益顯。歸家後卽於是年婚於盧氏（後以先生爲國事奔走，盧夫人不能與偕，得雙方同意離婚）。

先生居家，時與鄉中父老，談論政治之如何不良，及應如何興革，聽者雖未盡贊同，然亦不能加以駁難。後以毀村寺神像，鄉人交責，不能安居，乃赴港就讀於皇仁書院。時當中法之戰，先生從戰地歸客處聽得戰敗情形，益憤。越二年（一八九六）以第一名畢業，入廣州博濟醫學校學醫。一年後，香港有醫校設立（即今香港大學之前身），設備較全，遂去而之港。當在廣州博濟時，有同學鄭士良（字弼臣）者，爲會黨首領，先生與之交，論及革命，鄭大爲贊同，並願號召黨衆助起事。至是復識陳少白尤少統二人，志趣亦同。往來於港澳之間，從事革命之鼓吹，港地既自由，遂得暢言無忌，當時人至呼先生等爲四大寇。復有上海歸客陸皓東者，亦傾心相交。

越五年（一八九二），畢業醫校。先設院醫肆於澳門，爲葡醫所忌，乃遷廣州，復設分院於附近四鄉。先生學術優越，門庭如市。然先生志不在此，不過以醫肆爲機關，藉掩視聽耳。一八九三，歲癸巳，與陸皓東北遊津沽，西入武漢，窺清廷之虛實，探長江之險要；復上書於李鴻章，陳述人盡其才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四大政，不納，復謁之於私邸，勸其中興，亦以年老見却，先生革命之心至是愈堅矣。

越年甲午（一八九四），中日開釁，先生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，並擬由檀渡美，欲聯合華僑以謀舉事。情當時風氣未開，應者寥寥，僅得僑商鄧蔭南及先生胞兄德彰先生願傾家相助而已。（先是先生鄉中有陸星甫楊道川者，富於民族思想，先生曾師事之。德彰先生之傾家以助，二老與有力焉。）時清兵敗績，高麗喪失，列強又紛據旅威等地爲租界，京津陷於危境，清室勢將顛覆。上海同志朱躍如函促先生歸國，遂中止美洲之行，遄回香港開設乾亨行爲幹部，復在廣州立農學會以作機關，冀取廣州爲根據地。籌備半載，煞費經營，不意事機不密，爲海關檢獲手鎗六百餘桿，遂至功敗垂成，陸皓東竟身殉其難，因是被捕者七十餘人，丘四朱貴全及廣東水師提督程奎光均連帶處死焉。此爲先生第一次之革命，乙未（一八九五）九月初九日事也。

事後三日，先生由廣州間道出香港，偕陳少白鄧士良赴日。至是以歸國無期，遂剪辮改裝，東赴美洲。至檀香山時，遇舊日業師英人康德黎，訂倫敦相晤之約。翌年（一八九六）由美轉赴英國，所至演說祖國危狀，勸急起救亡，然收效無多，僅博得三合會黨之醒覺而已。斯時清廷已深忌之，故於十月間抵倫敦後，即被驅入中國使館，將私解

回國置之於法。幸得緣致書業師得黎被求救，康即報告政府，由英相兼外長沙士格利行文中國公使龔照璦，強迫釋放，先生始得脫險。計先後被困十二日，震動歐洲。先生於釋後作『倫敦被難記』，康氏亦作『孫逸仙與醒覺中之中國』Sun Yat-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一書以記之。自是先生留居歐洲凡二年，結交賢豪，調查情形。見歐洲各國民權雖盛，而自工業革命以後，貧富相懸愈殊，仍不免有社會革命發生，乃採取社會主義之精華，參以己見，度以時勢，成民生主義，合原有之民族主義，民權主義而成爲三民主義。

先生居歐洲久，覺革命一日未成，即責任一日未釋，復於丁酉（一八九八）年東還日本，籌劃進行。抵日時，有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囑曰民黨領袖犬養毅命至橫濱歡迎，至東京相見；復由犬養紹介於當時外相大隈氏，以後歷次革命多有日人相助，未始非結交之力也。

自乙未以至戊戌時期內，舉事既遭失敗，國內活動地位根本動搖，而同時又有保皇黨出，以與與中會相抗衡，人民之觀聽爲之眩惑，於革命進行，打擊尤鉅。然先生並不

因是而灰心。一面遣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報，鄭士良設立機關以招待會黨，一面又命史堅如入長江聯絡會黨人物。故雖在顛沛之際，猶得兩廣福建及長江會黨之合併於興中會焉。

會庚子拳匪肇亂，八國入軍，先生見時機迫切，稍縱即逝，即命鄭士良入惠州，史堅如入羊城，聯合黨衆以謀舉事。先生雖因至香港時被政府監視不許登岸，但折回台灣之後，尚得其總督允予協助，因命鄭士良即日發動，先佔領沿岸地帶以爲根據地，不圖日本內閣適於是時改組，政策變更，致惠州發動之師雖已奪城若干，終以餉械不濟，歸於失敗，史堅如且因急於成事謀炸兩廣總督不成而遇害焉。

二次革命雖不成，然人心已醒，昔之諱言革命者，今見失敗已爲之婉惜，昔之不齒先生者今亦已另眼相視矣。蓋其時八國聯軍攻陷京師，清帝出奔，賠款割地，威信盡失，又值留學生日愈衆多，頭腦清新，易於接收革命思想故也。

自辛丑以至癸卯（一九〇一至一〇三）間，先生多在日本主持事務，其間僅因安南總督於壬寅癸卯之交招約往晤，於東京開博覽會時，一往越南，結識同志數人而已。一

九〇四年甲辰，再作環球之遊，先至南洋，再取道日本，復得廖仲愷夫婦胡毅生等數人爲同志。以後過檀赴美，所至僑胞皆熱誠歡迎，態度大與前次不同。一九〇五（乙巳）春間，先生重到歐洲，斯時留學生已多，率皆新自內地來者，思想較清，先生主張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，最易接受。以故迭開會議於北京柏林巴黎等地，加盟者十餘廿餘卅餘不等。是年秋間，先生東渡日本，開第四次會議於東京，加盟者除無留學生之省份外，非竟達十七省之多。革命同盟會自是成立。

先生見革命事業，前途希望甚大，於是定立中華民國名稱公佈，使黨員各回其本省宣傳之。未幾發刊民報以資鼓吹，先生親爲之撰發刊詞。逾年而加盟者竟達萬人，各省亦紛設支部焉。

斯時先生革命進行既順，外國志士投効者亦踵相接，於是遂向國內進行，命廖仲愷立機關於天津，又遣黎仲實胡毅生等分偕外國武官調查粵桂川滇。不意爲清廷探悉內容，向日法當局交涉，法國雖不顧，而日本則已不許先生居留。先生不獲已，遷機關於河內以維持之。

一九〇七（丁未），起義黃岡，潮州，不成，旋命鄧子瑜在惠州七里湖起事，亦遭失敗。是年七月約欽廉防軍反正，已舉事，以東京黨員發生風潮，購械計劃破獲，義軍遂退入十萬大山。十月，先生率法國軍官暨同志襲取鎮南關，已佔三要隘，擬會合十萬大山之軍攻取龍州，不圖該軍以道遠不及至，孤力難支，退走安南。清廷探悉先生行蹤，行文要求法政府驅逐，先生不得已，乃走南洋，數月後，黃明堂舉兵於河口，先生命黃克強前往指揮，在越被阻，致河口仍不守。

先生連舉革命至數次，益遭清廷之忌，南洋一帶，不能插足，因復漫遊世界以籌款，而委國內主持之責於黃克強胡漢民二人。黃胡隨設機關於香港，與新軍聯絡舉事。一九一〇（庚戌）年正月，新軍發難被挫，先生在美聞訊，急遽西還，至日本上岸不許，轉渡檳榔嶼，各同志來會，羣現失望之色。先生慰撫有加，并許爲籌款，勉伊等照舊努力。旋就地籌捐，一夜之間得八千有奇，復派人分往各埠籌募，數日而集數萬，各人精神爲之振奮。先生本擬遊歷南洋各埠，因遭禁止，遂不得不再遊美歐矣。

一九一一（辛亥）三月念九日，廣州黨人復舉革命，亦遭挫折，遇害者至七十二人

，犧牲之大，死難之多，爲從未有。

綜計先生致力革命，舉事凡十次之多，或親臨戰陣，或在遠處指揮，雖迄無一次成功，而先生之志亦未綏也。至不由先生主動，而受先生所感者，則汪精衛，秋瑾等之暗殺；與夫萍醴之義師是也。

是年十月十日（陰歷八月十九）武昌起義，先生適在美洲，本擬回國參與，但覺樽俎折衝，尤重於城池攻取，因不逕行返國，而繞道歐美以作外交運動。除取得美俄法等國同情外，復得英國允許止付清廷借款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及取消各屬地之放逐令。十月廿五日，先生抵滬；廿九日十七省代表開會，選舉臨時大總統，先生以十六票當選。先生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職於南京，定國號爲中華民國，改用陽歷，卽以是日爲民國紀元。先生廿餘年革命，至是遂告功成。

先生就總統職後，本擬依照以前所定計劃分軍政，訓政，憲政三時期進行。然當時人見武昌首義不兼旬而全國光復，以爲不需乎此。先生以主張見左，又覺亂世亂足以統一中國，遂向國會提出辭職書，薦袁繼任總統。

先生辭職後，以志在以實業改造國家，因就袁所委之全國鐵路總辦，復應袁之請，入京與袁商榷政見。厥後見袁處理政事不依民主精神，專憑己見，繼又有刺殺案教仁案發生，先生不復能忍，命其黨屬舉義討之，不從；又據黃浦軍艦以舉義，又以無援致敗。先生囑事於先，惜無人顧到。迨次年袁氏毀棄約法，解散國會，叛跡彰著，各省始行出師，則已遲矣。

先生見討袁不成，率黨避居日本。先是民元之前，先生已將同盟會改組國民黨，作與正式政黨。至是恢復秘密黨社制度，更名中華革命黨以待時機。

民國四年，一九一五，袁氏稱帝，滇黔興師護國，先生亦命朱執信鄧鏗陳其美居正等各在廣東上海山東等處聲罪致討。終使袁氏取消帝制憂鬱而死。黎元洪繼任總統，恢復約法，重聚國會，本可得全國和平，不幸黎復受督軍團之逼，仍行取消約法，解散國會，畏張勳之威，任其以武力擁遜帝復辟。先生乃率艦南下護法。是年國會開非常會議於廣州，選先生爲大元帥，建府於粵中。先生自言所主張者乃經國軍政訓政時期之憲法，對於臨時約法固不滿，但當時人未思及此，故不能不奉約法以資號召，憲法必待全國

統一以後，始再以合法手續產生之。

七年（一九一八），議法政府爲政學系把持，改組軍政府，舉先生爲七總裁之一。先生見事不可爲，辭職赴滬，翌年與同志創辦建設雜誌，陸續發表建國方略中之發展中實業之計劃。其孫文學說（卽心理建設）亦於此時成書。

又明年，軍政府取消獨立，自降於北，議員星散，於是伏處閩邊之粵軍，遂與師回粵，顛覆桂系。先生因再蒞粵中，暫以軍政府維持現狀，以待非常國會之重聚。十年四月，國會非常會議，選先生爲大總統。先生旋於五月五日就職。爲貫徹素志計，出兵北伐，親自督師於桂林。在桂半年，以後方接濟不繼，於四月間回粵，改道韶關，是時適北方有倡恢復鈞法之議者，先生因發表化兵爲工之宣言。而粵軍將領則藉口「國會恢復，議法告終。」於六月十六日晝夜包圍總統府，「請孫下野」。先生幸於事前聞知消息，先一時便裝出府，避居兵艦，始得免於難。

先生出總統府後，隨登寄泊黃埔之永豐兵艦。黃埔雖有長洲爲犄角（時伯麟爲要塞司令），究難固守，因駛入白鵝潭避難。一以避敵軍示不屈，一以待北伐軍蒞時爲之

應援。先生在艦，斷夕籌劃，與士卒共甘苦。惜北伐軍回師至韶關以下，因糧糈本繼，不能達到目的。先生見援師不至，久守無益，乃於八月初乘英艦赴港，轉輪來滬。計先生在艦凡五十餘日，遇險者數次，而先生毫不懼怯；其詳概見蔣介石所作廣州蒙難記。先生抵滬後，先發表宣言昭示中外，並致書其同志表白經過。以後數月間，雖閒居在滬，而計劃回粵恢復，則始終不懈。

是年十二月，滇桂義師入粵迎先生回南，先生乃於十二年正月重蒞廣州，以大元帥名義指揮各軍，建設政府。當過港時，曾登岸一行。港政府招待，備極殷勤。前此港政府曾有不准先生居留之禁令，至是並禁令亦取消之。蓋港政府對先生之態度，業已改變矣。至粵後沈鴻英叛變，及東江殘部進擾，先生親出督師，次第討平之。經過情形，李烈鈞編有孫大元帥戡亂記，關於先生之作戰方略及勇敢耐勞，記述頗為詳盡。

當軍政府時代，西南原有一部份關係，後因軍政府取消獨立，應得之數，遂移歸北方。先生至是要求恢復前此辦法，使團體不允。先生以海關本吾國主權，應歸吾人自理，因有收回海關及打倒帝國主義之倡議。各國恐懼，紛調兵艦赴粵，集中白鵝潭示威。

至二十餘艘之多。先生於此應付紛繁之中，態度安閒，措置穩如，且赴嶺南大學等處演說，其不畏強權也如此。

十三年春，召集各處國民黨代表，開第一次大會，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；蓋先生自維年事已高（五十七歲），須謀其繼續之方也。是會發表宣言一通，論列時局及國民黨之主張，曾經先生審定，故於逝世時列入遺囑焉。

先生主張之三民主義，成立幾達卅餘年，其黨員固奉之爲圭臬，卽有識者亦無不知之。然所奉所知者，均不過其大綱節目，至詳細內容，則尙未發表也。先生爲使其黨員及人民一一了解起見，乃於是年夏間每週至廣東大學演講一次，雖風雨無間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早已講完，惟民生主義，則於演講一半之後，因戰事之阻止，迄未結束。其國民政府建國大綱，亦成於斯時。

秋間，奉直搆兵，先生見機會當前，因發表宣言，整兵北伐，並移節韶關親自督師。後雖有商團之事件發生，於行軍上並不爲阻。嗣國民軍在北方首義，奉國將領紛紛請先生北上商榷國是。先生志在和平，遂放歸鄉兵，於十一月十二日離粵。數節之時，

發表北上宣言，並主張召集國民預備會議解決國是。抵滬後，招待新聞記者，宣布政見。先生急欲與北方諸將領晤面，但因陸路不通，海道赴津船期又遠，乃由滬赴日然後轉往天津。在日除向新聞記者發表意見外，並在各處作東亞民族應聯合之演說，極博得日本人士之同情。

先生由日轉津，於十二月四日抵埠。知段祺瑞已赴京就奉國所公推之臨時執政，並有外崇國信之宣言，先生因其故意違反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號召，大憤。先生由粵北來，飽經帆浪，已感不適，至是復聞此消息，遂致肝病發作，纏綿床第。經數醫調治之後，稍得痊可，乃於十二月卅一日扶病入京。北京氣候寒冽，病復加劇，然猶以國事爲念，時以函電與段執政商榷善後會議之當否。先生肝病係十年宿根，入協和醫院解剖，並用X光治療無效，同行轅調養亦不愈。遂於三月十二日棄我國民而逝。易簀時，尚頻呼「和平」「奮鬥」「救中國」不已。遺囑葬南京紫金山。又遺囑二通，一爲對國事之主張，一係處分家事。夫人宋氏，子科均隨侍。